

# 大学生村官代表谁 ——以北京市 M 县红梨村为个案

骆江玲<sup>1</sup>, 杨 明<sup>2</sup>

(1.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中国科学院 规划局 北京 100864)

**摘要:** 大学生村官在国家—村庄结构所产生的张力中,既没有呈现出入驻村庄的国家代理形象,也没有出现引领村庄发展和代表村庄的现象,这种状况必然掣肘这一制度发挥效用。因此,以大学生村官作为分析文本,从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村庄(村干部和村民)切入,探讨大学生村官入村之后出现既不能代表国家也不能代表村庄而只能代表自己的现象的原因,以及背后的逻辑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 大学生村官; 村官角色; 行动者; 集体意识; 个体能动性

**中图分类号:** 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3) 02 - 0042 - 09

## Who Do the College - 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Represent?

——A Case Study of Hongli Village ,M County ,Beijing

LUO Jiangling<sup>1</sup> , YANG Ming<sup>2</sup>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2. Planning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8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retching force produced by the structure of state - village ,the college - 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neither present the image of national agency in villages nor lead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represent villages. This situation inevitably restrains the play of this system. Taking the four college - graduate officials working at the Hongli village as an example ,and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cadres and villag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and the logic behind it why they cannot represent the state and the villages wherein they work ,but only represent themselves.

**Key words:** college - graduate officials; role; actor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dividual initiative

##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村官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青年人才“从城市倒流乡村”的发展政策。目前,大学生村官数量已经攀升到 20 多万,成为“农村发展第一线”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前途不仅关系到农村和国家的发展

收稿日期: 2013 - 01 - 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生村官制度和问题研究”(编号: 11CSH010)

作者简介: 骆江玲(1972 -),女,江苏兴化人,管理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生村官制度和问题研究、农村发展与管理研究。

杨 明(1979 -),男,江西樟树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规划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展,同时也关涉到社会稳定。但该制度实施以来,面临各种问题,存在较多缺陷,影响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学生村官入村之后,上无法代表国家,下无法代表村庄,出现了国家和村庄“两不靠”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阻碍了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发力,同时也掣肘了这一制度发挥效用。由此,不同学者对这一制度看法不一,代表性观点有三种:一是对此制度质疑、泼冷水。贺雪峰认为农村问题需要一个熟人社会的组织体系来解决问题。以发展农村的名义引进外来大学生村官,是错置了农村这个空间,并明确指出以个人来替代组织,是大学生村官计划错误的核心所在。<sup>[1]</sup>党国英认为,大学生毕业到农村去对于大学生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要使一个大学生顺利毕业,国家和大学生个人都付出了很大成本,既然农村的环境不利于发挥大学生的聪明才智,那么大学生就应该留在城市,这样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sup>[2]</sup>二是对大学生村官制度持支持态度。譬如胡跃高认为大学生村官作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骨干队伍,一定会显示出不可或缺的中坚作用地位。<sup>[3] (p39-45)</sup>三是对大学生村官制度持中立态度。温铁军认为大学生村官被各地政府聘用驻村支农,既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是一般的好人好事,而是有国家战略调整和宏观制度变化为背景的。<sup>[4]</sup>

显然,这三种观点都直指一个问题,是个体能动性决定了这一制度的效用,还是集体意识推动这一制度前进。第一种观点指出了大学生村官孤立于集体的现象是导致制度失败的关键点,并指出大学生村官入村发展于个体不利,换言之,个体根本无法推动农村发展;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认为个体的能动性能够使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大放异彩;第三种观点持的是中立态度,但是实质上强调的是宏观背景,即这一制度和大学生村官能发挥作用的决定力量是集体环境。

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外在于个体发挥作用的决定性力量,不仅具有客观性,还具有强制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个体是否发挥作用并不取决于个体能动性,而是取决于集体力量。<sup>[5] (p240-261)</sup>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成败和专家的把脉都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一方面通过数据宏观考量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执行情况,另一方面从集体意识和个体能动性入手,从微观定性探讨大学生村官为什么出现入村之后既不靠国家又不靠村庄的“两不靠”现象。

##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一) 研究方法介绍

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1. 定量方法是通过M县17个镇的数据分析。村官名单共有691人,现有645名在岗。从在岗人员中随机抽取120个村官,通过网络共回收有效问卷100份。而在红梨村村民调研问卷随机发放10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为100%。

2. 定性方法是深入红梨村四名村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和体察他们的内心世界,再使用访谈、回访和再访等方法,对村中12名村干部和红梨村相邻村庄30名大学生村官进行材料收集和事实的印证,去探寻大学生村官为什么出现国家和村庄“两不靠”而只能代表自己的现象。以下将概要介绍村庄背景和选择红梨村的原因。

#### (1) 红梨村基本情况

该村位于M县城东北18公里处,之所以为红梨村是其红香酥梨远近闻名。红梨村人口1460人,502户,全村土地总面积21000亩。2010年村经济总收入650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945元。红梨村是行政村,下设5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有9个村代表。村里主要以赵姓为主,杂姓为辅,其中,赵占95%,派系导致了村庄结构的固化。

#### (2) 选择该村原因

首先,红梨村是一个农业特征明显和工业现象突出的交集,在这种转型发展的村庄中研究大学生村官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其次,红梨村家族派系完整复杂,有中国式村庄的典型传统特征,村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三,通过正式制度先后进入红梨村的4位大学生村官,已形成一整套大学生村官管理体系。

## (二) 研究框架介绍

以下是本文的研究框架(图1),主要是通过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逻辑、村庄(村干部和村民)的逻辑以及村官个人的逻辑来表现他们的期望、控制和跳板,从涂尔干的集体理论来分析大学生村官为什么会出现国家和村庄“两不靠”的现象,以及大学生村官为什么最后只能代表自身背后的个体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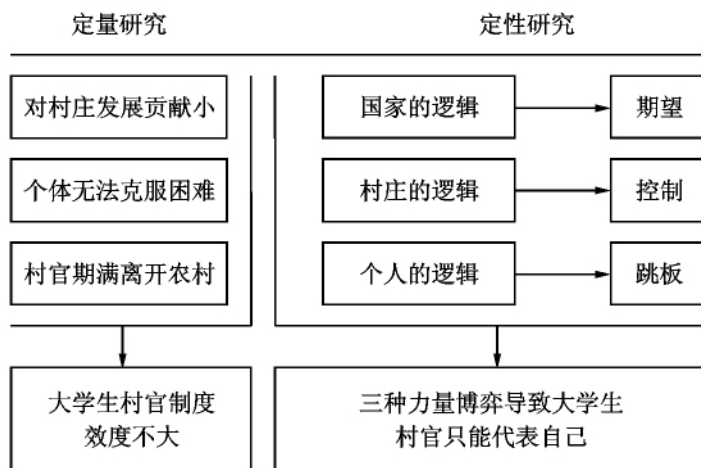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

## 三、大学生村官制度执行情况考量

针对大学生村官制度在村庄执行的效度,本研究通过问卷的形式进行定量考量。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如下: M县17个镇平均发放了120份大学生村官问卷,回收100份,回收率为83%。在100份大学生村官问卷中,66%是男村官,34%是女村官;而其中66%的村官是2006年担任村官职务的,14%的是2007年担任的,20%的是2008年担任的;在年龄方面,21-22岁占15%,23-24岁占33%,25-26岁占39%,27-28岁占8%,29-30岁占3%,而31岁以上为2%;这些被调查大学生村官的文化程度,86%是本科毕业生,4%是硕士毕业生,大专毕业生10%;而他们的家庭所在地有81%来自于全国各地农村,有8%来源于各地乡镇,有6%来源于各县城,有5%是来自于全国大中城市;而在调查他们所在乡村中的富裕水平,有28%所在富裕村,有52%所在中等村,有20%所在贫困村。

### (一) 大学生村官与村庄村民接触情况

在与村干部和村民的相处情况中,只有7-8%的村官经常在村干部和村民家中吃饭,而90%多的村官只是偶尔或从来没有在村干部和村民家中吃过饭(见表1)。

表1 是否在村干部和村民家里吃过饭

| 是否在村干部家里吃过饭 | 百分比(%) | 是否在村民家里吃过饭 | 百分比(%) |
|-------------|--------|------------|--------|
| 经常          | 8.0    | 经常         | 7.0    |
| 偶尔          | 43.0   | 偶尔         | 31.0   |
| 没有          | 49.0   | 没有         | 62.0   |
| 合计          | 100.0  | 合计         | 100.0  |

而在是否与村干部和村民聊天的调查中,数字显示经常和村干部以及村民聊天的比例不到一半(见表2)。

表 2 是否与村干部和村民聊过天

| 是否与村干部聊天 | 百分比(%) | 是否经常与村民聊天 | 百分比(%) |
|----------|--------|-----------|--------|
| 经常聊天     | 42.0   | 经常聊天      | 28.0   |
| 偶尔聊天     | 57.0   | 偶尔聊天      | 56.0   |
| 不聊天      | 1.0    | 不聊天       | 16.0   |
| 合计       | 100.0  | 合计        | 100.0  |

从在村干部和村民家中吃饭的频数以及聊天的频数可得知大学生村官并没有和村干部以及村民打成一片,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村庄场域中去。而在谈到村民有问题和困难是否会找村官这一问题时,只有 21% 的村民会经常找村官,76% 的村民只是偶尔会找,而 3% 的村民从来没有找过村官。

(二) 大学生选做村官的原因与期满后打算

从表 3 可以看出,有一半以上的村官是学以致用,到农村锻炼,为将来农村建设作贡献;也相当一部分的村官是看中了国家优惠政策。

表 3 大学生选做村官的首要原因

| 您选择当村官的首要原因         | 百分比(%) |
|---------------------|--------|
| 其他工作不好找,先就业再说       | 11     |
| 村官工资高待遇好            | 3      |
| 解决北京户口              | 20     |
| 考研加分                | 1      |
| 考公务员优先录取            | 10     |
| 学以致用                | 2      |
| 到基层锻炼、积累社会经验        | 51     |
| 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新农村贡献力量 | 2      |
| 合计                  | 100    |

从表 4 可知,大部分大学生村官合同期满后打算考公务员,只有极少数的村官想继续留任。

表 4 村官期满后的打算或希望

| 您在三年村官期满后有什么打算或希望 | 百分比(%) |
|-------------------|--------|
| 目前还没有打算           | 4      |
| 继续留任              | 2.0    |
| 能到乡镇或更高一级部门工作     | 15.0   |
| 考公务员              | 70.0   |
| 考研究生              | 5.0    |
| 其他                | 4.0    |
| 合计                | 100.0  |

可见,村官期满之后何去何从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样是制度完善的关键点。被问及此问题的村官,大部分会用充满忧虑的口吻叙述自己对未来的迷茫,因为三年的农村基层锻炼并不意味在今后的就业竞争中已无后顾之忧。相反,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年龄逐渐增大等一些因素困扰着村官对未来的思考。因此,村官的再就业工程既直接关系到村官是否在工作中能够心安工作,也影响整个村官制度是否能够良性运转。

(三) 大学生村官入村遇到的困难和最大的顾虑

在村官问卷中问及驻村后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一半以上的村官认为是不能融入到当地社区。而是否真正融入进去对村庄的发展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村庄的利益(见表 5)。

表5 村官在村里遇到的最大困难

| 您到村里以后遇到的最大困难    | 百分比(%) |
|------------------|--------|
| 不能融入当地社区         | 60.0   |
| 自己所学专业不适应村官工作的要求 | 7.0    |
| 村官政策变化           | 5.0    |
| 工作思路不被村干部和村民接受   | 15.0   |
| 生活条件艰苦           | 3.0    |
| 待遇太低             | 2.0    |
| 其他               | 8.0    |
| 合计               | 100.0  |

在村官问卷调研中,问及当村官存在的最大顾虑是什么?大部分的村官担心合同期满后的去处问题。具有这种心态的大学生村官们难以安心地在农村工作(见表6)。

表6 当村官存在的最大顾虑

| 您对当村官还存在的最大顾虑   | 百分比(%) |
|-----------------|--------|
| 村官期满后的去处        | 78.0   |
| 优惠政策的落实         | 6.0    |
| 任期满回到城市不适应      | 2.0    |
| 影响在城市工作经验和资历的积累 | 10.0   |
| 任职期间能否发挥作用      | 4.0    |
| 总数              | 100.0  |

#### (四) 大学生村官对村庄的发展贡献

在问及村官对村庄发展做出的贡献时,针对经济这方面,大部分村官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见表7),而是在其它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如为村里建立网站网页和加强广告宣传、为村民培训电脑知识、为村里组织文化体育活动等,而即使这些方面的贡献,作用也不大。

表7 村官对村庄发展做出的贡献

| 大学生村官对村庄发展做出的贡献 | 无   | 有   |
|-----------------|-----|-----|
| 是否为本村招来商家投资     | 99% | 1%  |
| 是否为本村招来各级政府项目   | 95% | 5%  |
| 是否为本村引进了技术      | 97% | 3%  |
| 是否帮助本村开拓市场      | 41% | 59% |
| 是否组织了本村村民培训     | 23% | 77% |
| 是否组织了本村文化体育娱乐活动 | 24% | 76% |
| 是否帮助村民促进社会发展方面  | 6%  | 94% |
| 是否帮助村里生态环境方面    | 9%  | 91% |

综上所述,大学生村官对于乡村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其中村官无法融入乡村结构当中是制约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村官任期结束后的何去何从则是其最大的忧虑所在。

出现上述问题,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制度因素:(1)制度明确规定大学生村官的任职期只有三年,这对于复杂的农村社会可能只是融入时间,也决定了村官三年任期效果只能是蜻蜓点水、浮于表面,本来就无法安心的村官自然表现为心浮气躁,尤其是最后一年;(2)制度对村官工作职责模糊化处理,使村官无法准确定位,换言之,岗位描述的模糊性导致村官一直处于目标缺失和盲目摸索的状态,因此,三年是村官任期的结束,同样也意味着无目标的摸索结束;(3)村官制度中蕴含着吸引村官进入村庄的种种“好处”,“好处”是政策引导的符号,同样也是大学生村官逐利的方向,一旦任期满后无利可图时,村官自然是欣然退出。另一方面是村庄因素:(1)乡村具有特殊的权利体系和文化结构,大学生村官作为外来者这个角色很难被村民接受,村官要想在农村建立威信是难上加难;(2)大学生村官暴露出的将农村工作经历看做“镀金”和“跳板”的想法,或说这种权宜的心态,与国家号召大学生“在农村留下来扎根”的政策目的形成了悖论。

乡村特有的权力体系和村民文化,使很多大学生村官出现顾虑,部分大学生村官认为“村官”的角色并不容易被村民接受,要想在农村建立真正的权威几乎不可能,作为“外来人”投入的是工作和时间,而回报的却不是自己所预期和想要的。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将从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逻辑、村庄(村干部和村民)的逻辑以及个人(大学生村官自身)的逻辑来进一步分析探讨大学生村官入村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国家和村庄“两不靠”的现象,以及大学生村官为什么只能代表自身背后的个体逻辑?

#### 四、国家、村庄和个体的逻辑

本文认为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村庄(村干部和村民)以及大学生村官构成了乡村发展场域中的三大主要行动者,不同行动者因为自身的利益和居机构中的位置,往往在行动中表现出不同的逻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逻辑往往是制定出正式制度,乡村的逻辑往往以非正式制度为主,大学生村官作为行动者的行动逻辑会不断受到传统力量的约束,这种传统力量就是村干部和村民等。由此可知,政府的逻辑和乡村社会的逻辑是乡村发展场域中三大行动者背后隐藏的秩序与规律。

##### (一) 中央和地方的逻辑: 期望

国家号召大学生“村官”去农村有以下几点目的:一是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地区城市化进程;二是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盘活农村经济总量和改善农村环境;三是建立高等教育与农村联系的桥梁;四是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法制建设以及和谐文化建设。<sup>[6]</sup>把中央和地方作为不同的行动者,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对于大学生村官的期望,据目前的资料表明,实施大学生村官政策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满足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需要;二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三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中央政府作为行动者由于在政治力量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优势地位,在制度变迁中起着突出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1)中央政府根据自己的利益对可能的制度方案进行选择并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对危及自身利益的方案予以排除;(2)中央政府对已出台的制度,根据其实际施行结果进一步进行修正和调整。从而,中央政府在总体上把握和控制整体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国家在乡村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为国家推动的大学生村官制度又嵌入到行动者的行为当中去,通过行动者的行为不断地建构出具有新元素且内质不变的新村官制度。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量变的改变最终会达到质变。

地方政府作为具有某种自主性的利益主体不断演变,其自身的利益追求愈发彰显,其主要目标在于促进本地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此,地方政府针对中央政府的大学生村官制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策略性行为,从而对制度变迁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些自主创新只有在在不违背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的前提下才能“诱致”中央政府默认、许可甚至推广。<sup>[7]</sup>(p371-400)

笔者认为,大学生村官制度从总体上还处在由国家启动和主导阶段,亦即属于一种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对大学生村官制度仍有相当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但乡村社会孕育着非常大的内源动力,作为行动者与中央政府作为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所发挥的能动性,自下而上地对现有国家权力结构产生不断加大的冲力,这种冲力与国家自上而下的控制力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合力(已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各自原先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使得国家大力推动的大学生村官制度在乡村场域呈现出限度表达的光景。

村官们是代表国家政策下到农村,同时也是国家对大学生村官的期望,但是国家赋予村官的只是书记和村主任助理,并没有给与他们真正的权利,这使得大学生村官在工作运作中存在“有职无权”的尴尬身份,大学生村官在国家所产生的张力中,没有呈现出入驻村庄的国家代理形象,这种状况必然掣肘这一制度发挥效用,反过来又会和国家产生“不靠”的现象。

##### (二) 村庄的逻辑: 控制

农村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农村本身存在的结构中,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复杂矛盾加上村本身就

存在着宗族派系问题以及村书记与村主任之间的矛盾,对于来村里时间不久的大学生村官们没有完全认识到村里本身存在的复杂结构,这一行为就很容易使得村官夹在中间,这些都决定了大学生村官是不可能真正融入到宗族派系中,融入到这个村的场域中的。

### 1. 从村干部层面分析

在调研中村干部告诉我们,“大学生村官虽然知识很渊博,但也不知道农村所有事情,大学生村官更应该自己解剖自己,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也应该尽量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去,如村里承包梨树,村官们就应该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帮助管理梨树,同时把自己管理梨树的经验传授给村民……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他们是直接给老百姓干活,彻彻底底地当农民,扎根农村闹革命。现在的大学生村官是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很多都是娇生惯养,没有农村生活经验,在我们眼里都是孩子。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大天地,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是一所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进入农村后,就要锻炼自己,让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他们想学习的话只有到农村去学才能真正地锻炼自己。过去的‘上山下乡’是让人变成农民,而现在的‘大学生村官’是让人管理农民,但是现在的村官尤其是外省的,为了北京户口,再加上自己有文化,将来能更好地在北京找工作。村官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不想扎根农村,思想活跃,只是把‘村官’作为一个跳板。不过,目前的大学生村官下乡并非没有意义,至少比没有知识的村民要强,而且其中最大的意义是增加了大学生对农村的认识,从而改造了大学生,锻炼他们,并使他们更快地成长并成熟起来”。有的村干部还说“村民有事情也不愿找村官解决,都更愿意找书记和主任帮忙,这就是因为村官下到村里头上没有一个‘帽子’(指乌纱帽),如果村官是以一个上派的书记主任身份下来的,情况又会有所不同,因为至少头上有个‘帽’了,村民怎样也会给点面子。”

从村干部言语中可知,大学生村官来村里任职只是为了解决户口为了暂时的工作问题,只是代表了他们自己,而村干部平时也只是把村官们当作孩子看待,认为他们应该更多地去体验农村生活,而并没有说到应该放权给村官们去做。大学生村官是国家作为一个干预体放置在农村,但是国家并没有真正地授权给他们,而他们到了村里后又受村干部的管辖,换句话说,村干部为了某种自身的利益也从不同程度地排斥大学生村官,使村官处于一种职位的尴尬。

### 2. 从村民层面分析

在村民访谈过程中,村民表示一是不了解大学生村官的工作,二是认为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是协助村干部,与己无关。谈到是否熟悉四名村官时,村民认为,村官甲相对活跃,印象要深些,其他村官只是脸熟而已。村民在剖析此现象时,提到以下几点:首先从经济利益上分析,因为村里没有钱,想做大事非常难,大学生村官自己又没有社会资源,在村里是人生地不熟,有职无权;其次从面子关系上分析,村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在村里都有一定的宗族势力和亲情关系,做起工作来大家都会给点面子,但是村官没有这种关系也就没有资格享受面子的待遇;再次除非大学生村官能带给老百姓一定的实惠,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因为目前村民只认实惠。

从以上可知,在中国的农村,制度和政策对农民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作为“外来人”的大学生村官没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背景,国家又没有真正赋权给村官,而在村里所有的“官员”都是通过村民的筛选,是村民考虑到对自身的利益出发而选出来的。大学生村官要想真正融入到村里去非常难,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集体意识是涂尔干结构理论的根本,而涂尔干的集体主义认识论认为作为公众意见和道德规范的社会性的集体意识不是个人情感意志能左右的,而且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也在制约社会人的个别行为。<sup>[5]</sup> (p240-261) 即任何事情的发生不是个体的作用,而是集体作用于个人,是具有强制性的,而大学生村官制度不是由个人决定的,其中包含很多内外因素,即综合因素,而这种综合因素就造成大学生村官和村庄“不靠”的现象,以至于大学生村官不能代表村庄。

### (三) 个人的逻辑:跳板

大学生村官制度实施以来,面临各种问题,存在较多缺陷,影响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其中一个重要

问题就是大学生村官入村之后 ,上无法代表国家 ,下无法代表村庄 ,大学生“空降”至农村难于融入乡村刚性的结构中 ,导致大学生村官难于发挥作用而逐渐把村官这一职业当做跳板的想法。下面是红梨村四名大学生村官的调研情况。

1. 大学生村官的总体情况

针对红梨村四名大学生村官访谈记录 ,做出他们的每日活动表 ,归纳大致如(表 8) 内容:

表 8 红梨村大学生村官的作息时间表

| 时 间         | 内 容                                      |
|-------------|--|
| 07:00—08:00 | 起床上班、打扫办公室卫生                             |
| 08:00—11:30 | 做日常工作,如整理文件、资料、写报告、存档、开会记录、接待工作、有时出去办公事等 |
| 11:30—14:00 | 午饭、午休                                    |
| 14:00—18:00 | 做日常工作(但下午工作比较少)                          |
| 18:00—22:30 | 晚餐、看新闻、看书、学习、总结一天工作经验                    |
| 22:30—23:00 | 洗漱、睡觉                                    |

从以上表格中可知 ,村官们每天的工作活动程序基本上都类似 ,平时就在办公室抄抄写写 ,正如某村一村官说“每天这样抄抄写写 ,使我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最近两年撰写各类公文稿件 1000 多篇呢。”

2. 大学生村官背景分析

大学生村官甲是国家实施村官政策以来第一批村官 ,于 2006 年到红梨村任职村书记助理 ,性格外向。大学生村官乙也是国家第一批分到邻村的村官 ,是硕士学历 ,由于村官甲被借调走 ,村官乙就被从邻村调到红梨村任职。村官乙性格内向 ,不主动与人沟通。大学生村官丙是 2008 年 7 月份分到红梨村做村主任助理的 ,相对于村官乙来说 ,他只是有点内向。而村官丁是 2009 年才来村里的 ,所以相对前面几位村官显得更加稚嫩。

根据访谈可知 ,村官的个性与他们在村里的融合度是成正比例的 ,村官甲性格外向 ,喜欢经常和村民们聊天 ,领导夸他能干。村官乙性格十分内向 ,很少与村民打交道 ,性格压抑 ,也很“愤青” ,而且对人生目标要求过高。村官丙相对前 2 个村官来比较 ,性格适中。村官丙认为当村官没有前途 ,将来不会一直在这里(据悉,村官丙已经顺利考上公务员,离开了红梨村) ,所以村里事情他不会去过多考虑。从另一个角度讲 ,村官甲相对来说做得更高明 ,他利用和村民建立一种特殊的“感情”把自己凸显出来 ,最终实现了自己跳出村官这一位置的愿望 ,成功地在做村官一年多的时间就被借调到县某部门 ,而 3 年合同期满后顺利地考上公务员就职到县另外一个部门 ,走出了人生一个转折点。而村官乙的性格好像从某一方面又注定了在 3 年后再次求职工作中的艰难和处处碰壁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 ,现实与期望的距离 ,让他感到郁郁不得志 ,由此看出这个“愤青”小伙子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而村官丁由于合同期未满足还在村里继续“奋斗”。

3. 从村官自身层面分析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 ,大学生“村官”是采用政府雇员制进入基层 ,没有行政编制 ,在管理过程中没有决策权。大学生村官本身就是作为村书记和村主任助理的身份进村的 ,他们没有一定的“官衔”。是县市发工资 ,和村里不搭架。现在村官的工作有:基层党建联络员、村级就业协管员、食品安全信息员、知识宣传员等。如表现好一点的就调到镇里 ,如计生办、记者站、农业服务中心等。很多人当村官的目的是报着试试看的态度 ,或想解决北京户口。但是真正任职后很多村官们都很无奈 ,每天就是给支书、主任倒开水、打扫卫生 ,没有重要事情可做。同时 ,村官们认为农村是个熟人社会 ,如果不融入到村里就算当个村主任也不一定干得下去 ,因为村官进村以后 ,打破了村里原来的社会结构 ,村民认为村官是“间谍” ,不相信他们 ,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 ,使他们很难开展工作。何况大学生村官们既无权又无钱 ,是不可能真正做成实事的 ,而且很多村官都是夹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办事 ,使得他们感到很尴尬 ,他



们告诉我,他们不愿为了群众伤干部,也不愿为了干部伤群众。在谈话中村官们表示最大的作用是为自己,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和阅历。

国家认为村官进入村庄能够促进村庄的发展,而村庄复杂的社会结构却决定了村官被排斥的结果。村庄的宗族派系势力实际是传统血缘关系的体现,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都可以得到一个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具有亲疏远近关系的差序格局,以中心位置的人存在血缘关系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大学生村官作为一个与村庄没有任何血缘联系的外来者突然“空降”于乡村场域只能受到排斥,因为大学生村官在村庄的差序格局中无法为自己定位,而乡村秩序的运转很大程度依赖于这张血缘网络。因此,大学生村官在进入到村庄后受到村干部和村民的排斥,而国家又没有真正赋权,处于国家—村庄结构张力下的大学生村官自然就会造成与国家和村庄“两不靠”的现象。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大学生村官只能是代表他们自己,而不能代表国家和村庄。

## 五、结论

出现上述现象,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地方政府等(外生因素)和村干部构成的权力结构,像“一扇门”一样将大学生村官隔离在农村场域外,直接影响其发挥能动作用。在实践中,一方面表现为大学生村官服务对象仅指向村干部,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工作范围多限于村两委办公地,结果就是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实践中表征为“脱离农民群体谈服务农村”的口号。二是村干部、村民等(宗族派系和血缘亲属等内生因素)关系在村庄场域形成的社会结构,像“一道网”一样排斥外来的大学生村官,间接影响其能动作用发挥。在实践中,一方面表现为大学生村官对复杂关系难于把握,另一方面表现为村民不信任外来者能处理好乡村事务。

涂尔干的集体意识也说明,大学生村官代表谁不是个人意识,是因为集体上的排斥,以至于个体无从适应只能代表自己。正如前面所述,国家和村庄这一对二元结构的张力造成既没有呈现出入驻村庄的国家代理形象,也没有出现引领村庄发展和代表村庄的现象,这种状况必然掣肘这一制度发挥效用。目前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集体意识衰弱,也即是社会主流价值缺失,很容易陷入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文章中大学生村官大部分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等导致大学生村官集体意识薄弱,因此也很难融入到村庄,所以,大学生村官入村之后,上无法代表国家,下无法代表村庄,导致大学生村官出现国家和村庄“两不靠”的现象,以及大学生村官只能代表自身背后的个体逻辑,同时也决定了大学生村官只能代表自身的走向。换句话说,正因为集体力量缺失,导致大学生村官只能夹缝中求发展,只能代表他们自己。

### 参考文献:

- [1]贺雪峰.给大学生村官计划泼冷水[EB/OL].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2008.
- [2]党国英.大学生到农村中去能做什么?[J].中国社会导刊 2005 (17).
- [3]胡跃高.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
- [4]温铁军.大学生“村官”背后的政策背景与工作建议[N].人民日报 2009-01-20.
- [5][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
- [6]雷传江,宋月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大学生“村官”培养的思考[J].安徽农业科学 2007 (29).
- [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责任编辑:郭荣华)